

Twilight Rose Abbey

暮光玫瑰修道院

罗的好 天寒 著

从罗马尼亚到保加利亚、土耳其，

在东欧的古城、遗迹、城堡、街巷间追寻德古拉伯爵一生的传奇。

这里是德古拉伯爵以鲜血和玫瑰为誓守护的地方。

漂泊的旅人啊，还不停下匆匆的脚步，速来觐见吸血鬼大人！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Twilight Rose Abbey

暮光玫瑰修道院

罗的好 天寒 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暮光玫瑰修道院 / 罗的好, 天寒著.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304 - 08345 - 8

I. ①暮… II. ①罗… ②天…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4145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作名:《暮光玫瑰修道院: 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探访吸血鬼》

原出版社: 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猫头鹰出版社

作者: 罗的好 天寒 著

著作经成都同舟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代理, 正式授权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简体中文版本。著作受法律保护, 非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图字: 01 - 2016 - 8445

暮光玫瑰修道院

MUGUANG MEIGUI XIUDAOYUAN

罗的好 天寒 著

出版·发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 营销中心 010 - 66490011

总编室 010 - 68182524

网址: <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

邮编: 100039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统筹: 郑毅

策划编辑: 赵铮

责任编辑: 李刚

责任印制: 赵连生

印刷: 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本: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170mm × 220mm

印张: 15 字数: 210 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304 - 08345 - 8

定价: 3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历史学家的脚步

吉普赛人的瞳孔

特兰西瓦尼亚

瓦拉几亚

罗马尼亚

Romania

吸血鬼之墓

保加利亚

Bulgaria

遇见
蓝色多瑙河

玫瑰祭典

上帝的后花园

里拉

黑海
Black Sea

暮光逝去与新月升起

马尔马拉海

sea of marmara

目录



第一篇 特兰西瓦尼亚寻爱之路

——罗马尼亚 1

第一章 历史学家的脚步 5

第二章 吉普赛人的瞳孔 25

第三章 特兰西瓦尼亚 43

第四章 瓦拉几亚 60

第五章 吸血鬼之墓 78

第二篇 保加利亚天空下

——保加利亚 101



第六章 遇见蓝色多瑙河 105

第七章 玫瑰祭典 121

第八章 里拉 139

第九章 上帝的后花园 157

第三篇 从君士坦丁堡到伊斯坦布尔 177

第十章 暮光逝去与新月升起 178

东欧之际：旅行那些杂事 189

历史学家手稿 209

后记 我的心中住着一个历史学家 231

后记 弦外之音、物外之旅 233

第一篇 特兰西瓦尼亚寻爱之路——罗马尼亚



清澈却干涸的河床上，架着一座结实的铁桥，通向城区。铁桥本该是古城的起点，但它的两侧却见不到中世纪的痕迹。河岸边有簇新的洋房、柏油铺织成的车道、被灰线条描边的素色东正教教堂，旁边还有几个年轻人潇洒地倚着教堂前的铁椅，低声谈笑。一位陌生旅人匆匆穿越过巷道。这儿外地人少，猫儿却多，它们眯着眼瞥他，仿佛是不满陌生人的惊扰。当他走近这群“土著猫”时，猫儿竟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不以为然地先后跃过篱墙走开了。

旅人抵达城市不过一刻钟的工夫。从古典学院造型的火车站出来后，他朝着西南方迈进。沿着树阴前行，他的周围全是素颜的新市镇，这里的房舍极凌乱地勉强串接在街道两旁，尘封在沉闷空气中，仿佛午睡般恬静。

他背着两个背包攀上铁桥，深吸口气调整喘息。顺着铁桥的路灯看向彼岸，旅人的疲惫仿佛在风中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夹杂着兴奋和恐惧的狂喜。

河彼岸有一整片连绵的丘陵，几幢尖塔不甘被埋没，探出树丛，著名的红色屋瓦层层叠叠，在夕阳的余晖下旖旎蔓延。唯美的古堡点缀着城市，与教堂、塔楼、树林、城墙相映成趣。他绮想着，中世纪的场景竟在眼前生动起来：恍惚间铁桥彼端的吉普赛人正身披色彩斑驳的花布缓缓走来。

坐落在丘陵上的是一座古老的城堡。旅人是慕名而来的，他知道许多古堡轶事，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浪漫、诡异，令人胆颤心惊。

那年春天的风异常寂寥，将他从遥远的东方唤来，赴一场约，一睹夕阳下传说幻化的瞬间。

这里是隼永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位于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

Mountains) 的乡野奇谭中。

古堡的名字是锡吉什瓦拉 (Sighișoara)。

传说中，这里是吸血鬼德古拉伯爵 (Dracula) 的故乡。



第一章 历史学家的脚步

空气中有种下雨的味道，岩石峭壁耸立在我们身侧，厚厚的云层在高空翻滚，我们已来到特兰西瓦尼亚的交界处。

约翰·马克斯（John Marks）《森牙的国度》

最近几个月，我总不经意地想起以前历史学家的旅行经历，那些关于吸血鬼、吉普赛女郎、喀尔巴阡山、古老的修道院、巍峨的古堡和钟塔、栽满玫瑰的美丽国度的故事，魔幻得好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范畴。记得第一次听闻这些异国故事时，历史学家正色告诉我，那些旅行见闻，都不是虚构的。

“终有一天，你会去特兰西瓦尼亚，因为你想拜访传说，而且你也相信传说。”历史学家说。说实在的，当时的我并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也不相信他的话。

根据历史学家的描述，东欧有别于西欧的华丽印象，乃是个少有旅人涉足的秘境，尤其是巴尔干半岛（Balkan）。那些早已消逝的中世纪欧洲的过往，在现今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依然是密封着的、活生生的。

特兰西瓦尼亚，这名字曾如此令我心醉。那年几部吸血鬼电影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看过愈多，我愈是憧憬那个神秘的禁域，那个据说连当地人都避之不谈的地方。在我的幻想中，始终无法构筑特兰西瓦尼亚的真正模样，历史学家说，他也曾困惑过，旅行就是为了去描摹那个画面，因为有一个念头，始终躲在那个地方。

曾有几年，我没再记挂特兰西瓦尼亚，寄情工作、旅行和写作，在那段时间里我写了两本旅游书。然而，经过这么多年，故事埋下的种子终是冒出了芽。

回过头来，当我意识到自己正走进一个神秘的世界时，竟然已经买了前往特兰西瓦尼亚的机票。拖着行李坐在机场候机楼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我站在硕大的落地窗前，仰望着蔽空的乌云，再度回忆起历史学家所说的德古拉。

还有那位幻游的旅人。

历史学家的故事

那一年，历史学家刚从特兰西瓦尼亚回来，和我分享这个故事。他说旅行也是讲求缘分的，某些人会 and 某些国家特别投缘，就像有的人立志要去西藏或印度感受远方的呼唤，人生才有目标一样，他对特兰西瓦尼亚情有独钟。

“历史学家只是我的绰号。”他说，“你也旅行过，应该知道吧？最真实地触摸历史，是要透过深刻的旅行才能感受到的，这点我很有经验。其实特兰西瓦尼亚也不是我第一次的冒险，然而我在吸血鬼故乡所见识到的……”他顿了顿说：“却是最贴近传说的一次，特别令我感动！”

这是历史学家述说的旅行经历，凭借我的记忆和印象，在多年后的某天，直到我也从特兰西瓦尼亚回来之后，才一同被记录下来。

早在好几年前，我就着手整理特兰西瓦尼亚的资料，计划在盛传吸血鬼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旅行。相对于历久不歇的传说，故事的背景国度依然陌生而神秘。

那时，我恰逢人生的阶段性转变，刚结束一份工作，以及一段恍如冬日阵雨般的恋情。我偶尔整理即将出版的文稿，浑浑噩噩的，也没有很认真地思考下一步的方向，忽然间生命多了一段无法填补的空白地带。

旅行就常发生在这种人生片段里，距离上一次旅行已有两年之久，再度背起背包的念头始终在脑海里闪现。我整理好行李，没怎么计划就搭上了飞机。

十二个小时，我从中国台北抵达“音乐之都”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转机，旅行路线的最后一段是搭乘小飞机飞往罗马尼亚。小飞机在气流中晃动不止，我向外看，地平线上的匈牙利平原像一块拼布地毯，在阳光下尽情地展示着色彩的美丽。地毯上的绉褶是喀尔巴阡山，这说明我们即将进入特兰西瓦尼亚的领空。

这时异象来得毫无预警，先是阳光遮蔽，像墨水混入清水池里一般，瞬间倾泄出混浊的黑涂染在天际，一切都倒映在机翼旁强化玻璃的表层，也烙印在视网膜上。我再次向下面看，浸濡的湿气匍匐在地毯上晕开。

“特兰西瓦尼亚究竟是怎样的地方？”我喃喃自语，透过冰冷的玻璃看这片覆盖了整个国度的深沉灰黑。



紧接着，安全信号灯亮起来，飞机也微微地颤栗。

历史学家说，他从未见过如此压迫的乌云，在这么近的距离下，眼前有几滴雨伴随气流在风里狂乱地起舞，消逝在高空。

森牙的国度

飞机抵达特兰西瓦尼亚后，尽管旅途疲惫，历史学家却亢奋得立即搭车直驱锡吉什瓦拉。过去学者言之凿凿地说，特兰西瓦尼亚是德古拉的故乡，探访吸血鬼的旅程，总是从这个偏远小镇开始的。

历史学家快步走过铁桥，从河堤的柏油路转入古城特有的石砖道，他的指向标很明确，这一带走到哪儿都能看见大钟塔。大钟塔的塔身包夹在鳞次栉比的红色屋顶中，绕着钟塔，道路延展成古城的巷弄。石砖路面崎岖不平，他不是在上坡，就是在下坡，直至来到广场。

此刻的天空被晚霞渲染得光彩耀目，历史学家走进古城塔楼，回忆多年前休·杰克曼主演的那部著名电影《范海辛》。电影里的范海辛被教廷千里迢迢地派到一座无时无刻不弥漫着诡异的靛蓝色调的特兰西瓦尼亚村庄，而他如今却和范海辛一样站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村庄里。“这就是特兰西瓦尼亚吗？”历史学家抬头仰望晴空，心情也是靛蓝色的，那是一种名为失落的情绪。

根据先前搜集来的资料，罗马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的东侧，喀尔巴阡山凌乱地爬过它，画出了一道弧。这个国家的领土曾经被细分为西北的特兰西瓦尼亚、南方瓦拉几亚（Wallachia），以及东北摩尔达维亚（Moldavia）^①三个部分。

^① 现摩尔多瓦。

所谓的特兰西瓦尼亚，是指被喀尔巴阡山封锁的辽阔地区，几个世纪以来，这片区域流传着欧洲最恐怖的传说，涵盖了几乎所有关于吸血鬼、狼人、吉普赛女巫和她们的魔法水晶球的传闻。

特兰西瓦尼亚，德语名称是锡本布尔根（Siebenbürgen），是七道关、七道要塞的意思。从12世纪开始，为了抵御横行于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人，来自德国南部的撒克逊人沿喀尔巴阡山建造了一座又一座城堡，后来被统称为特兰西瓦尼亚。包括布拉索夫（Brasov）、锡比乌（Sibiu），以及锡吉什瓦拉在内的七座堡垒展现了撒克逊人精湛的建筑工程，原本是不含魔幻成分的。

锡吉什瓦拉位于特兰西瓦尼亚中部，它有过许多名字，拜占庭时被唤做西什堡，撒克逊人称它胥斯堡、历史学家甚至还听说它有个昵称是“来世之城”，这是不是意味着那座颤巍巍的大钟塔数百年来忠实地记录着时间，从沧海数向桑田呢？

他从钟塔下走过，路口有间显眼的餐厅。餐厅的鹅黄色外墙上悬挂着一块狰狞的龙形金属招牌，旁边的地面上架着吸血鬼的人型纸板，用夸张的神态为这里做宣传。

旅行书上说这里是德古拉的旧家，外地人路过，出于礼貌应该去觐见吸血鬼大人。

餐厅外侧是一条略宽的小巷，巷里几道拱形装饰搭在两侧建筑物顶端，石砖铺成的道路缓慢地向上倾斜。历史学家看见吸血鬼餐厅旁离地一人高的地方有一块石碑，牌面洁净，显然是近几年新添的说明。历史学家逐字读去，上面的文字是：

“特兰西瓦尼亚伯爵，弗拉德·德古拉，1431—1435年居住于此。”

历史学家抚摸着冰冷的铜牌，标注旅程的起点。

“你也是来看罗马尼亚精神领袖的吗？”他背后有个声音对他说。

历史学家讶异地回头，看见后面是一对年轻的男女，男的体型魁梧，拱起的臂膀几乎有历史学家两倍粗壮，腮上蓄满杂乱的短胡须，但男人并非那种会吓唬人的壮汉，方正的脸孔很是憨厚；相形之下女人个子娇小，披散着的蓬松金发衬托了她五官的柔美，炯炯有神的双目散发着慑人的专注。

说话的正是那个女人，她露着一抹略带顽皮的微笑。

“希望我们的德古拉不会让你做噩梦。”她说。

壮硕的男人伸手和历史学家握手致意，历史学家感觉像是被巨人的手掌握住，他转头继续问女人：“你们也是来看德古拉的旅客吗？”

“不是喔！我们住在布加勒斯特（București，罗马尼亚首都），都是土生土长的罗马尼亚人，最近来到特兰西瓦尼亚度假。”女人甜甜地一笑，“蜜月旅行。”她停顿了几秒，用非常亲切的语气介绍说：“我的名字是Roxy，这是我先生Nicko。”她指了指那个男人。

男人的嘴角上扬，爽朗地说：“欢迎来到罗马尼亚。”

接着历史学家介绍自己来自中国台湾，Roxy说她知道台湾，却不是非常了

解，她只知道台湾的计算机和捷安特自行车很有名。毕竟两地相隔遥远，就好像在这趟旅行前，历史学家对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也没多少概念一样。

他们站在餐厅门外，一同仰望迷人的龙形图腾招牌。德古拉的父亲——弗拉德·塔古勒（Vlad Dracul）是神圣罗马帝国册封的龙骑士团团员，传说中龙骑士是效忠神圣罗马帝国国王、阻挡邪恶势力入侵的英雄。

Roxy说，塔古勒的英文Dracul就是从Dragon这个词演化而来的，而德古拉就是“龙之子”的意思（在东方，龙代表吉祥；在西方，龙通常是邪恶、残忍、屠戮的象征）。对西方人而言，作乱的恶龙是残暴和血腥的，历史学家想起《哈利·波特》书中的某些情节，查理就是在罗马尼亚研究龙的。许多人都相信罗马尼亚和龙有很深的渊源。

他们边聊边推开德古拉家的门。此时是旅游淡季，一楼的酒吧吧台空荡荡的，二楼餐厅也只是一桌客人，德古拉的画像仿佛正在墙上狞笑着，十分冷清。他们三人找了靠窗边的座位落座，倚靠软垫望风景，很久后才有服务生过来招呼。

服务生先送上了水，然后递来菜单，历史学家随便指了一道有肉排的菜肴。

在服务生转身那一瞬间，历史学家抬起头正要和Roxy说话，却刚好看见墙上的德古拉肖像。他当下想，原来德古拉生得这副模样，蓄着两撇八字胡，若今天是在路边摊上遇见这位画中人，他应该会觉得滑稽可笑，但在几盏泛黄的灯光刻意衬托下，画像却晕出一种极致的光怪陆离的味道。

吸血鬼德古拉，出自布莱姆·斯托克于1897年出版的小说，故事描写了英国